樂菴語錄

後序云吾友龔君立道篤意於學從先生游者六年聞微言要指必書於策亦可謂不忘其師者矣明方鵬崑山人物志稱昱蔚有文學安貧樂道鄉人謂之龔山長所居曰棲閒堂陸游劉過皆為賦詩云乾隆四十七年二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更不去人倫上尋討但曰吾學道亦惑矣
人理會得一箇誠字便是天理中人不可只作不妄語說中庸言誠則明孟子言反身而誠樂莫大焉到這般田地上多少快活僕曰畢竟如何先生曰別有甚難曉處只是一念不動若妄念一生便不是誠
或問如何是天命之謂性先生曰此一句要說出之謂二字天命你的便是你之性不干天事
揚子雲著書首言學行之上也學而不行與不學同今

人讀書作文豈不是學至於聖賢事業則不能行所
閲者紙上語耳何益於事
瞿曇自謂從曠大刼来種種修行後来只得箇一念不
動方能成道雖然如是若只守著一念不動乃是箇
土木人易言寂然不動必繼之以感而遂通天下之
故人須是理會得這箇道理
或曰漢高祖言陳平智有餘而難獨任五常中惟智不
可有餘智有餘則流於小人所以難獨任先生曰豈

中體也庸用也體以居之用以行之中庸之義盡矣
讀一部書須是識他宗旨如孟子一書宗旨在仁義上
人之貧富貴賤吉凶夭壽莫不有命名公告成王曰若
生子罔不在厥初生自貽哲命今天其命哲命吉凶
命歷年此數事固定於有生之初必曰自貽哲命豈
所謂命者雖係於天而亦自我爲之邪
周之禮樂備於庶事之間如漢上之游女無思犯禮伐
條之婦人能勉以正衰世之公子信厚中林之武夫

樂菴語錄卷三

宋 龔昱 編

一日召對選德殿奏事畢上因與論禪乃奏云所謂禪之說儒家亦有之但令人只於釋氏留意殊可怪昔周公亦坐禪惟孟子能知之上愕然又徐奏曰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豈非坐禪乎天下只有一理

之管子曰思之思之又重思之思之而不通鬼神將通之非鬼神之力也精神之極也

陳了翁一日往某處或言此間有一得道者可就見之了翁曰他自得道干我甚事此便是了翁過人一著處這段事須是自家自去理會如何倚靠得人

古云任賢使能任使二字極有輕重賢者須委任之而後可以共治如高祖用子房之徒是也能者則役使之而後可以成功韓彭黥布之徒是也

能辯而不能訥師之過商之不及才之難全如此及顔淵問為邦則告以四代禮樂季康子問子貢子路冉求可使從政則曰賜也達由也果求也藝於從政乎何有至於子貢問政子張問政則又皆以至言妙道許之乃知聖人與人亦未嘗求備

喜怒哀樂未發之謂中寂然不動之時也發而皆中節謂之和感而遂通之時也

陳蕃言大丈夫當洒掃天下安事一室此語殆非確論

皆是道也蒙莊乃曰道之真以治身緒餘以治國家土苴以治天下道烏有精粗由小以至大自近以及遠其序當然孟子曰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與斯言異矣

忠孝本非二事孔子曰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又曰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又曰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祭義載曾子言曰事君不忠非孝也涖官不敬非孝也戰陣無勇非孝也忠與孝豈二事哉要之忠以

世俗以了悟生死為禪僧衲子一希世異事殊不知吾夫子負手曳杖之歌曾子易簀反席之際盖吾儒之所優為者侍御先生理學之妙見於踐履及處死生之變若將歸焉其超然冥悟殆禪衲之所不如非學力所至獨可強哉觀其治命以供佛齋僧為戒則先生所得盖在此而不在彼明矣僑於先生為門下士得邑茲來雖不及侍杖履而猶得誦遺書於闕里之藏再拜三復輒踴於後庶幾發揚先生誠明之學始終踐履之實如此

心動搖於利害得喪之場則必眩惑顛冥於變故之際果能以浮雲視富貴則自能以晝夜視存亡曳杖而歌易簀而逝玆豈一時勉强所能至孔門義命之學處死則爲重視死則爲輕久矣今公優游以觀化整暇以歸全後日之心即前日勇於去國之心也是烏可以二觀之哉泮居僻而生晚雖不及侍杖席聆謦欬而公之孫湑出示公之壙誌遺墨石刻反覆莊誦旣以見公始終之大畧而且以知人心之果不可以無定守也嘉定甲

樂菴先生少年豪放任俠抵掌功名之場及其獨抱聖經坐進此道遂知死生之說於去來起滅之際逍遥如此蓋所謂未有天地自古固存者先生既自得之彼去來生滅特旁觀所見云爾何足以闚先生之具況諄諄遺令之細耶石湖范成大書

孔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蓋道者日用常行之理苟聞之則雖死無憾人曰未知生焉知死蓋生之道有所未知則何暇於死二者皆盡其所當聞所當知而死非其

煒韋布時從樂菴游最蒙奬知樂菴沒於淳熙之戊戌聞其屬纊之前貽書親朋治命子孫留意周急了如平時後十有四年始獲觀遺墨於無爲之漕舍烏乎鍾鳴漏盡之際士大夫聞道之淺深見矣至於逆知其期湛然不昧如樂菴者自邵康節之後一人而已拊卷三歎於是乎書紹熙辛亥夏至秣陵劉煒